

◆ 四書釋義

◆ 論語文解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錢穆 著

2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◆ 四書釋義
◆ 論語文解

聯經



A89015

錢賓四先生全集②

四書釋義

錢 穆 著



錢賓四先生全集②

論語文解

錢 穆 著



出版說明

論、孟、學、庸四書，自南宋朱子特加表彰，爲作論、孟集注，學、庸章句，元、明兩代懸爲功令，遂若成爲儒門之新寶典；家弦戶誦，迄於清末，已歷六百年以上。雖然，自今而言，宋明理學家之所用心，已有不易驟爲現代人所領喻者。學者或上溯四書古義，或另主新解，或別求於名物、訓詁、校勘、考據之詳。錢賓四先生此書，雖以四書爲目，而其作意、作法則已非先儒之舊。論、孟兩書，裁爲要略，分門別類，提綱挈領，其類目如「孔子人格之概觀」、「孟子自道爲學要領」等，實有助學者把握兩書綱領，以爲進窺孔、孟要義精旨之張本。學、庸兩篇，則爲之釋義，備列全文，兼羅漢、宋、明代異義，可使學者由比觀之中體悟兩篇所以得爲中華文化鴻寶之意義所在。其解讀四書不爲程、朱所限，而其推重四書之宗趣則固與程、朱不異也。

論語要略成書於民國十三年，孟子要略成書於翌年，曾分別在滬上單獨出版。（論語要略由

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，孟子要略則由另一書肆刊行。）二書原爲先生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任教之講義，與論語文解、國學概論同爲先生生平著述之始業。大學中庸釋義則撰於民國四十二年，乃應張曉峯先生之邀而作，取與論語、孟子要略合爲四書釋義，作爲「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」之一種；是年六月在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出版。六十七年六月，復由臺灣學生書局改版發行。此版曾經先生親自刪訂一過，其中論語要略部分改易稍多。

今全集新版之整理，即以學生書局六十七年修訂初版爲底本，另加入書名號、私名號以利誦讀。歷次排版偶有誤字，引文亦偶有漏略，皆查對原典，隨文改定。又原書正文、引文、注解、按語層層分立，易生混淆，今則改以較清晰之版式處理，以清眉目。

本書之整理工作，由張蓓蓓女士負責。

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

再版序

民國十二年，余初任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之國文教席，該校規定每一國文教師隨班提升，經四年，原班畢業後，再週而復始。又規定除國文正課外，分年兼授文字學、論、孟及國學概論，皆撰有講義。惟文字學講義當年未付印，今已散失。或當年受課同學中尚有保留者，當俟他年得歸大陸，再加尋求。論語要略、國學概論皆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付印，孟子要略則在上海另一書肆印行。政府遷臺後，張曉峯先生任教育部長，約人彙編國民基本知識叢書，邀余撰四書之部。余養病臺中，遂增學、庸兩編，併語、孟兩要略合成一書，取名四書釋義。去春重閱舊稿，略有刪訂，較以論語要略一編爲多。交付學生書局重排印行。特誌其緣起於此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素書樓，時年八十有四。

例言

一、遠自西漢劉向歆父子編七略，論語歸於六藝，當時與孝經、爾雅，同爲初學者必讀之書；而孟子則儕於諸子，與曾子、子思、荀卿之徒同稱儒家。自是厥後，孟子漸見推尊，至宋人十三經注疏，孟子遂與論語、孝經、爾雅並列。大學、中庸本入小戴禮記，中庸頗爲歷代學者所稱重；而北宋二程兄弟，始提倡大學，奉以爲學者入德之門，來學者多先以大學、西銘示之。及南宋朱子，承二程之意，始以大學、中庸與論語、孟子合稱四書；又爲論、孟集注，學、庸章句，闡述義蘊，發揮精微，一時翕服；於時四書之名遂定。元明以來，科舉取士，先四書，後五經，而四書必以朱注爲圭臬。於是朱注四書，家弦戶誦，垂爲人人必讀之書者，迄於清末，亘六百年之久。

二、儒家道統之說，始於唐之韓愈；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子，孟子

之死而不得其傳焉者也。朱子四書，亦具道統之意。朱子以大學爲曾子作，中庸爲子思作。孔子之道傳於曾子，曾子傳之子思，而孟子受學於子思之門人。故後人又稱四書爲四子書，即指孔、曾、思、孟四子言。然子思作中庸，其說雖見於史記，又載於劉向歆之七略（即今傳漢書藝文志），而中庸是否子思所作，實有疑問。據後代考訂，毋寧中庸乃秦時之書。要之其書較孟子爲後出，殆可無疑。而大學非曾子作，尤成爲後代學術界之定論，其成書年代或更晚於中庸。故以四書爲四子書，爲孔、曾、思、孟之道統相傳，實爲無稽之說，殆無再拘守信從之意義矣。

三、四書就年代言，據朱子之意，其次序當爲論語、大學、中庸、孟子；而朱子教人讀四書，則別有先後序次。首大學，因其爲學者入德之門也；次論語，次孟子，最後始及中庸，因篇中所論天人性命之理，幽微淵深，非初學所能驟企也。然坊間傳刻，則以學、庸篇幅少，合成一冊。故世俗幼童入塾，先教大學，次中庸，再次論、孟。學、庸、論、孟之次序，其實乃便於坊間刊刻、幼童背誦而然耳。

四、朱子四書，就其認爲乃孔、曾、思、孟道統相傳之著作而言，雖無徵不信，近於臆測。然學、庸兩篇，論其本文，亦自有不磨之價值。且復經兩宋大儒程朱諸人之提倡，明清相沿，

此二書不僅爲人人所必讀，實亦成爲學術思想界討論之重點。考據思辨，義理推詳，集中於此兩書者，爲量至夥。居今而言，縱謂不通學、庸，卽無以深識自宋以來近世之學術，此語亦不爲過。然則四書一名，自今以後，仍將在學術界有其存在，殆非不合理之推斷矣。

五、本編仍沿襲朱子四書合編之舊，亦仍分論、孟爲一編，而學、庸別爲一編。兩編體例，亦不相同。竊謂此後學者欲上窺中國古先聖哲微言大義，藉以探求中國文化淵旨，自當先論語、次孟子。此兩書，不僅爲儒家之正統，亦中國文化精神結晶所在，斷當奉爲無上之聖典。學、庸自難與媲美。然學、庸兩書，言簡而義豐，指近而寓遠，亦不失爲儒籍之瑰寶，國學之鴻篇。雖當與語、孟分別而觀，正不妨與語、孟連類而及也。

六、朱子集注章句，爲其畢生精神所注。然自今而言，時代不同，朱子當日之所用心，未必盡合於時下之要求；其名物訓詁校勘考據之密，清儒成績，亦有超越。復有在朱子爲一家之言，在程朱爲一代之學，陳義精卓，自有見地；而就語、孟、學、庸之本身求之，則未必相當者。本編爲篇幅所限，對語、孟兩書，僅載要略。雖使讀者有未窺全豹之憾，然提綱挈領，別出機杼，分類相次，自成系統，使讀者由是而進窺全書，易於得冰解融釋之樂。至於學、庸兩篇，則不僅備列全文，抑且兼羅異義。其體裁若與語、孟兩要略不類，其宗旨在求讀者

藉此以領會於原書之精旨，以及歷代學者之闡究與傳述，則用心實一也。各編並自具例言，明其宗趣，此不盡著。

出版說明

民國二年至八年間，錢賓四先生往來於無錫蕩口、梅村兩鎮，任教於私立鴻模學校與無錫縣立第四高等小學，論語文解即撰成於此一時期。其時先生教授論語課程，適讀馬建忠馬氏文通，逐字逐句按條讀之，不稍疏略，因念馬氏文通所詳論者字法，可仿其例論句法，遂即以論語爲例。積年乃成此書，爲先生生平正式著書之第一部。以稿郵送上海商務印書館，於民國七年十一月出版。數十年以來，是書僅此一版；商務未再重印，故未久即告絕版。其後國事蠭蟻，先生奔走南北，以致亦未能保有此書。逮先生晚年定居臺北，海外有藏其書者，持以相贈，然後復得之。而先生以不斷從事新撰著，一時無暇對之重行修訂，因亦未再梓行。此書既爲先生之第一部著作，今編爲全集，自應收入。惟以原書未再有所改訂，故此次重排，乃以原版爲底本進行整理。此書主要以「起、承、轉、合」標明論語句法，然以當時排印所採字體以及各種標識符號，

嫌於簡陋，不盡理想，今改用不同之字體與符號，務求層次分明，顯豁文意。其內容則除改正原版若干明顯誤植文字外，不作任何更動。

本書之整理工作，由辛意雲先生負責。

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

序例

往余讀莊子養生主，庖丁爲文惠君解牛，「依天理，批間郤，恢恢乎游刃餘地。」心好其說。以爲宇宙事物之會成，莫非有理，斯莫不有間。得其理，入其間，凡事物之會成，皆有以解其所以然，而後乃不爲事物跡象所困，而有以深識其中，而離合運用之。蓋今西人質力製造之事，民羣平治之局，駸駸皆遠出我。而一探其底，盡若有庖丁之意行其間者。而其教授童蒙之法，尤爲循自然之理，使學者可以不竭神智而深入其間，因以得其運用之方，爲益有似於莊生之旨也。我國文字之學，自來號爲難究。自學校師襲西法，而文字之教授，獨仍舊貫，無所變進。而歲割月折之病益見，學者徒靡心力而收寡效。夫不得其所以組織會成之理，而摩撫於外之跡似，而求以能其事，其徒勞而無功，固其宜也。吾國之論文法者，首推丹徒馬氏之書。然繼而究之者甚少，故其言猶多失正。又專主句讀，於篇章之理，有所未及。間嘗有意匡其失而補其

闕，而卒卒亦無所就。私獨以莊生之言，觀於文字，所謂「未嘗見全牛」者，而稍稍告諸學者，學者喜之。退而編爲此書，以發其趣。其於大猷大竅之處，可謂盡之。學者循之以進，庶乎其可望其無遇全牛，而善葆其刀也。蓋馬氏之書，自詡特創，故亦不能無疵。今茲所稱，意主蒙求，然亦多前人所未及者。匡掇繩切，以完其說，而益以進明夫斯文之大理，是深有賴於當世之君子也。

文章義、法兼重，詩曰：「有物有則。」義有物也，法有則也。然自來多訓詁義物之言，而典章法則者少。或遂譏輕西人文典之書，以爲無用。此猶俗人妄論名家，謂：「我亦能思，我亦能言，何必講邏輯，乃能言思也。」如我古者公孫龍子之徒，無深志義，而務爲辯說反人取勝爲名，則誠無用耳。若今西人之所爲，則名學固不可少也。爲文徒講典法，則虛車無所載，然載重者，豈可捨堅車乎？則自「文從字順各識職」，以至於「周中規，折中矩」者，莫不有當然之道，誠學文者不可不講而知也。昔之求文法者，神而明之，故難；今之求文法者，器而習之，故易。此亦後來者勝，未可以不貫見棄之也。

小學生讀書國民學校，綴字造句，爲師者可以運用句讀字詞之義法以爲教，未可直以句讀字詞之義法教之也。逮入高等小學，無不能造句者矣。進而學爲短篇之文字，則

惟句與句之相續，所謂起、承、轉、結之四法者最要。若復授以句讀字詞之義法，太淺則爲已能，較深又非急用。不若俟其粗能屬文，然後爲具體而稍精密之講解，則可於中學校以上行之。此編本此意以成書，重在句與句之相續，而字詞句讀之義法，亦可於此窺其大要。既以免枯寂無味之病，亦以求應時實用之效。此吾國小學校教授文法，區區之意，謂當視西人略爲變通之處也。

《論語》文簡淡切實，於古籍中較易指講，又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。今學校既無讀經一科，故本編專引《論語》，俾學者非惟明斯文理致之大要，亦以稍窺經籍，以資修養之準。

本編重解文理，所引次序，別具經營。論旨既明，則原書亦不盡詳，然亦十之七八矣。間有便一時論說而重出者，然亦甚少。大抵既見於前，則後不復及。而前後所論，每可互相參證，則在學者自究之。

文章之道，未可盡以形跡言說拘。本書雖亦條分縷析，而精意所在，只是一貫。章節以便論說，而所定名詞，亦多創造。然自來綴文義法，亦大略盡此中矣。

本書可供高小暨中學一二年級教授文法或自修之用。所論取明大意，是係臨時編發講義，草促成，與著作傳世不同。所望海內鴻碩，不吝賜教，以臻完正爲幸。

中華民國七年端午於縣立第四高等小學校之西廡無錫錢穆識